

她说

loud and clear

How many



对话陕西人艺院长李宣：

以现实主义为刃 在舞台上刻写时代与人心

把上海当“检验场”
用100场演出定义“成戏”

记者：陕西人艺十年推出五部全国影响力作品，巡演超100场，破圈密码是什么？

李宣：核心是“扎根现实”与“敬畏市场”。我们有硬标准：演出超100场才算“成戏”，此时既能收回成本，也能在与观众碰撞中把戏磨进“骨血”。比如《白鹿原》2016年首来上海，全程陕西话怕观众觉得“土”，中场休息我躲在走廊忐忑观望，结果观众全归位没有提前离场，还学陕西腔。

另一个关键是陕西人艺每部戏在巡演前，一定会先来上海“打样”。上海观众不仅懂戏、会欣赏，还善于思考，不同群体的共鸣点也格外鲜明。比如，很多上海女性观众独立意识强、有主见，更倾向于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；而在其他城市，观众的性格和反应也各有不同，各有精彩。

2018年《平凡的世界》用陕北话首演，不少在沪打拼者说“看到当年的自己”，去复旦、同济交流时，学生聊剧情比我们更透彻。这种差异化的共鸣，比单纯的“好评”更珍贵——它说明我们的戏触到了不同人的生活底色。上海像镜子，不仅照得出戏的好坏，还能照出不同观众的精神需求，过了这关，全国巡演才踏实。

《白鹿原》封箱不是“告别”是“升级”
未来不会离开现实主义

记者：《白鹿原》这次算作封箱演出？

李宣：下决心时老演员都红了眼，这部戏是我们的“名片”也是“青春”，但必须暂别。一是不让经典成“枷锁”，二是为演员“铺路”，演员评职称、涨技能需要新角色，不能让他们耗在一部戏里。暂别是“蓄力”，我们在整理反馈和笔记，等时机成熟，升级后的《白鹿原》会回来，现在要给新作品、新演员腾空间。

记者：新创作方向是什么？

李宣：我们不会离开现实主义，但会加“标签”：比如《白鹿原》是“魔幻现实主义”，《平凡的世界》是“浪漫现实主义”，《主角》是“古典现实主义”，《生命册》是具有现代性的现实主义，《星空与半棵树》是“寓性现实主义”——写当下与未来。现实主义太难了，越近越难，但是难才有意思。

记者：未来还会推新作吗？

李宣：会打磨“陈彦三部曲”第三部《装台》，写装台工人，明年有望上演。

锚定严肃文学改编
不追“爽感”要留“余味”

记者：为何执着于严肃文学？

李宣：严肃文学是舞台创作的“富矿”，网文当然也有很好的，这里探讨的其实就是“文学的意义”的问题。我们的人生，有时需要开怀畅饮，需要彼此拥抱，也需要嬉笑打闹。

继去年北京人艺驻演收获市场和口碑双丰收后，今年秋天另一大特色剧院也将在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来沪驻演——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将携“茅奖系列”作品《主角》《生命册》《平凡的世界》《白鹿原》以及“陈彦三部曲”之《星空与半棵树》五部大戏亮相上音歌剧院，展现三秦大地厚重人文历史。

在开演之前，晨报记者和陕西人艺院长李宣深聊了一次，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懂了“陕西人艺”这块金字招牌的含金量。



文学，其实也如人一般。有的像“爽文”，读来畅快淋漓，能一吐胸中块垒；有的却引人静思，予人启发；还有的唯美细腻，抚慰心灵。这就如同交朋友——我们可以拥有各式各样的朋友，领略不同的性情与温度。

而在我心里，始终更倾向多做严肃文学。记得李佩甫的《生命册》，我第一次重读，仍会泪流满面。记得第一次合上书页，是一个晚上八点多，我独自站在阳台上，忍不住大声朗诵起其中的段落。内心被彻底填满，又仿佛被彻底掏空，久久不能平静。那样的文字，是能住进人灵魂里的。

能引发思考的内容，反而让观众愿意买单——他们不是来“看热闹”，是来“找共鸣”，这种需求比“爽感”更持久，也让我们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，找到了艺术与生存的平衡。

话剧行业本来就有“天花板”
我们已经调整好心态

记者：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票房？

李宣：我们得正视现实话剧行业有“天花板”，按剧场座位收费，挣不了大钱。但即便如此，严肃文学改编的市场

潜力，我们仍用票房和场次印证了：《白鹿原》10年演600多场；《平凡的世界》300多场巡演；《生命册》45套演出也将近演了100场了。

比起“赚快钱”，我们更在意现场的价值——观众为角色落泪、为台词鼓掌，这种面对面的交流，是流量替代不了的。而且，严肃文学改编的戏能“留得下”，比如《白鹿原》过了10年还有观众惦记，这种“作品的生命力”，就是我们在收入有限时，仍坚持的理由。

保护现场艺术
享受舞台好好演戏

记者：陕西人艺为什么几乎不做演出直播？

李宣：现场演出的“不可复制性”是话剧的魂。演员每一次的呼吸与情绪，台下观众的掌声或静默，彼此之间形成的是一种真实的、当下的“化学反应”，而镜头的框框，往往难以承载这种即时的、双向的生命力。就拿《白鹿原》来说，老演员在情绪爆发时声音微微颤抖，台下整场寂静，那种心灵的共振，是直播难以传递的；《平凡的世界》中有观众情不自禁哭出声，演员即兴增加了一个停顿——那一刻的戏剧张力，是任何排演都无法预设的。我们这么做，不是为了拒绝某种技术形式，而是希望保护好现场艺术的纯粹与完整。观众特意来到剧场，值得收获的是一份独一无二的、专注的体验。如果话剧变成可随意回放的视频，它就脱离了剧场特有的仪式感和生命交流。我们守护的，是艺术与观众之间，那份“面对面”的共鸣。

记者：也没有考虑过用流量或者明星？

李宣：话剧不是光靠一个人可以演出来的，而且如果用了，也怕他们有“偶像包袱”。大家就是好好演戏就行了，我们就是普通的院团、普通的演员，票房也不用全满，有个七成有工资发就好。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要演好戏，最起码自己要满意。

文创“不追爆款追故事”：
把陕西文化缝进纪念品

记者：听说你们的文创很火，这次有什么可以种草的吗？

李宣：做文创不为“赚钱”，是让观众带走“有温度的陕西记忆”，每个文创都绑戏、绑文化。

比如《生命册》T恤很受欢迎，编织包被观众说像BV的手编包；《白鹿原》文创用撕纸还原砖雕牌楼；《主角》布包印忆秦娥头像，冰箱贴、书签、明信片，上海观众都很喜欢。

记者：这么火，有线上渠道可以买到吗？

李宣：我们的文创只在演出现场卖，不做线上店——它是“现场体验的一部分”，观众带纪念品走，记忆才完整。上海观众懂文创，不买“花哨的”，只买“有故事的”，和我们想法契合。

文 / 晨报记者 邱 俐 华
图 / 受访者供图
插画 / 戎 青 钰

但·愿·记·录·能·够·担·当·此·任
见·证·她·们·始·终·在·场